联合国 S/PV.9016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〇一六次会议

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艾哈迈德勋爵/卡里乌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巴西	帕尔加·辛特拉先生
	中国	戴兵先生
	法国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
	加蓬	恩格耶马·恩东夫人
	加纳	阿吉曼先生
	印度	蒂鲁穆尔蒂先生
	爱尔兰	弗林先生
	肯尼亚	基马尼先生
	墨西哥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挪威	尤尔女士
	俄罗斯联邦	库兹明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赫费提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议程项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追责即预防

制止冲突中性暴力循环

2022年4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2/29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2-31681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追责即预防

制止冲突中性暴力循环

2022年4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2/293)

主席(以英语发言):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我邀请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约旦、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塞拉利昂、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和也门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女士;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亲善大使纳迪亚·穆拉德女士; Huquqyat组织共同创始人马里亚娜·卡尔库特利女士; 以及民间社会通报者希利娜·贝哈努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阁下和北约驻联合国联络处主任米哈尔·米阿尔卡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 邀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2/272, 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 以及文件S/2022/293, 其中载有2022年4月5日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文, 转递一份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帕滕女士发言。

帕滕女士(以英语发言): 今天, 我首先要提出安理会所有成员应该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现在, 对于乌克兰、阿富汗、缅甸或提格雷的妇女来说, 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10项决议——其中5项决议完全是针对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意味着什么?

每一波新的战争都会带来一波新的人间悲剧, 包括一波新的形式最古老、最悄然无声和最少受到谴责的战争罪行, 而安理会决议中表达的承诺就是预防, 就是利用各种工具来打破性暴力、有罪不罚和报复现象看似永无休止的循环, 使后代免遭这一祸患。这些决议阐明了追责制度的要素, 目的在于对施害者和潜在施害者的行为施加影响。

在这方面, 我真诚赞赏联合王国发挥领导作用, 召开本次关于追责即预防的辩论会。我感谢艾哈迈德勋爵和联合王国防止冲突中性暴力倡议在黑暗和困难之时将这种暴行暴露在聚光灯下, 让人们始终都能够看到。

我热烈欢迎来自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民间社会通报人、以及伊拉克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迪亚·穆拉德女士。幸存者和直接受影响社区的真实经历必须指导我们全球寻找解决办法。

在我们召开会议之际, 全球正处于大动荡时期, 多重危机接连不断地发生。两年前, 当疫情让本会议厅空空如也的时候, 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 以战胜疫情这个公敌。这次疫情原本可以开始带来模式转变——平息枪炮声, 放大妇女、护理人员与和平建设

者的声音；深化对公共福利而不是战争工具的投资。相反，我们看到了日益加剧的军事化，包括像流行病般传播的政变，使妇女权利倒退。

随着旷日持久的战争继续进行，新危机成倍增加，加剧了公共空间缩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关闭——的挑战，具体表现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让世界关注这些问题的女性人权维护者、活动家和记者受到越来越多的报复。这包括对致力于终止性暴力和提供拯救生命服务的一线人员实施报复；性暴力本身也被用作报复和恐吓工具，此外还有厌恶女性的仇恨言论，包括在网上。这影响到更广泛的政治气候，那些本该为其勇气而受到称赞的人反而受到迫害。

在许多个月来的许许多多屏幕上举行的虚拟会议中，我们努力确保战时强奸的幸存者不会在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巨大阴影下被人遗忘。如今，全世界都关注着正在乌克兰上演的恐怖事件及其对全球稳定产生的更广泛的连锁反应，而另一些危机也在幕后继续升级。我们全球注意力的容量是有限的。正如秘书长正确地指出，世界太小，容不下这么多热点。我们必须让所有身处险境的人放心，他们没有被遗忘，国际法不是空头承诺。

我在关于乌克兰的公开声明中，敦促冲突各方确保保护妇女和女童免遭性暴力、贩运和剥削，特别是保护本世纪最快的人口出逃发生后在境内外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我对不断堆积的性暴力指控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开展迅速和严格的调查，以确保追责成为威慑、预防和不再发生的一个核心方面。不承认和调查过去的暴行是侵犯行为将会有增无减的最明确迹象。

所有警告信号都在闪亮，然而，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还是变成了一片废墟。性别暴力频发，生殖健康服务在需求最大的时候反而最少。我们不需要硬性数据来扩大人道主义应对措施。我们不需要硬性数据来让各方确保对性暴力的零容忍。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令人痛心的个人证词和照片，包括在枪口下强奸和在家庭成员面前强奸的情形，这是在呼吁人们采取行动。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S/2022/272）揭露了令人痛苦的人类经历——这都在呼吁人们伸张正义，采取补救措施。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一名年轻妇女被带到厄立特里亚国防军营地，27名士兵强奸了她，结果她感染了艾滋病毒。一名视力受损的老年妇女在被拘留三天后遭到士兵枪杀，而她的女儿在隔壁房间被埃塞俄比亚国防军成员强奸。一名青春期男孩在希莫拉被强奸。他随后自杀。

还有关于一名妇女和两名女童的案件，她们被中非共和国的武装分子绑架和强奸，几天后，人们发现了被丢弃的尸体，该国的性暴力事件，尤其是针对流离失所者的性暴力事件在过去一年里翻了一番，流离失所者有可能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中被遗忘的受害者。

与此类似，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90多万罗兴亚难民的困境已经成为缅军军事接管缅甸后的危机中的危机。今年的报告包含两名妇女在钦邦遭缅军士兵轮奸的悲惨案件，两人最后都意外怀孕。

还有一个案件是，一名妇女据称被索马里邦特兰警察部队一名警官持枪强奸——在该国当前局势下，绑架、强奸和强迫婚姻十分猖獗，而处理这些罪行的立法改革自2018年以来就停滞不前。

在哥伦比亚，还记录了针对女性前作战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性暴力案件。

在阿富汗，职业妇女，包括安全部门的职业妇女，因其处理性暴力的工作而成为目标，在古尔省，一名怀胎八个月的女警官遭到残酷折磨并被杀害。

2014年至2017年间，达伊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绑架的数千名平民仍被关押，其中包括强迫婚姻和性奴役受害者。

在也门，七年的武装冲突致使有害的社会规范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受害者因报告强奸案件而被杀害，

这种情况在拘留设施和流离失所环境中持续存在。

在上述每个案件中，我们都看到有罪不罚现象的助长效应。事实上，承诺与遵守、决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年度报告的每一页都很明显。在过去一年里，性暴力继续作为战争、酷刑、恐怖主义和政治压迫的一个手段而被实施。该报告涵盖18个国家的局势，记录了2021年经联合国核实的3293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与2020年相比，大幅增加了约800起。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记录的事件数量又是最多的，有1016起。绝大多数事件——97%——针对妇女和女童。还记录了83起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案件，大多数发生在拘留场所，另有12起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的经核实案件。

该报告表明，在由来已久的结构性和系统性权力失衡背景下，基于族裔认同、政治派别、年龄、残疾、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收入和移民身份的交叉形式的不平等如何增加不同个人面临的风险。虽然该报告展现经核实事件的严重性，但没有任何报告能够捕捉到这种长期少报、历来就很隐蔽的犯罪的总体规模和普遍性。

事实上，幸存者继续因创伤、痛苦和绝望、以及耻辱、不安全和缺乏服务而被迫保持沉默。个人的沉默和官方的沉默之间存在一种关联：不能指望幸存者谴责国家本身否认的事情。当犯罪者逍遥法外，幸存者就要背负被排斥和遭受耻辱的重担，走在恐惧之中。

今年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必须营造一个保护性的环境，从源头上遏制性暴力，使人们能够安全地举报并作出应对。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导致此类犯罪发生和一再发生的安全因素，即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法治崩溃、基础设施和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暴力极端主义抬头以及在平民中心附近发生敌对行动。

在世界各地，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罔顾法律和有罪不罚等同于允许强奸。我们知道武器扩散等有形驱动因素以及性别歧视等无形驱动因素。我们知道，性暴力集中发生在人们流离失所以及在检查站、军事基地和妇女从事生计活动的农村地区被拘留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在法律机构无法触及的地区，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妇女面临的风险最大。

起诉也是一种预防形式，有助于使延续数百年的此类罪行不受惩罚的风气变为树立威慑的风气。有罪不罚使暴力正常化，而正义则强化全球规范。现在应该从揭露转向问责，确保今天记录的罪行会在明天受到起诉。禁止性暴力的规定是明确和绝对的，但规范没有任何力量，除非它们为人所知。安理会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带头在其军事手册国际人道法宣传和培训、行为守则和指挥系统各级的军事纪律措施中反映这一禁令。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安理厅中说，性暴力是可以预防的，并非不可避免。现在是让问责成为必然结果的时候了。幸存者必须被其社会视为权利持有人，这些权利会得到尊重和执行，并且社会必须认识到，只有实施、指挥或纵容强奸才会蒙受强奸带来的耻辱。

2021年，在过渡期正义方面发生了四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第一，在危地马拉，准军事团体“民间自卫巡逻队”的五名前成员因20世纪80年代初对土著玛雅阿奇妇女犯下的性暴力罪行而被定罪和判刑。

第二，在伊拉克，国民议会通过了《雅兹迪幸存者法》，为达伊沙暴行的受害者提供支持。

第三，美洲人权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在哥伦比亚记者希内特·贝多亚·利马夫人寻求对其遭受的绑架和性虐待追究责任20年后，认定国家应对侵犯其权利负责。昨天，我高兴地宣布，贝多亚夫人被任命为我任期内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全球倡导者之一。

第四，根据普遍管辖权，叙利亚情报总局前官员Anwar R.因在2011年和2012年犯下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危害人类罪而被德国科布伦茨地区高等法院定罪。

我们每年报告三到四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其背后

有数千个经联合国核实的符合国际犯罪定义的案件。因此，我遗憾地指出，正义得到伸张的少数典型案例仍然是例外，证明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2021年6月，本办公室推出了关于调查和起诉冲突中性暴力的示范立法规定和指南，目的是确保国家立法将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全面定为刑事犯罪，并保护所有面临风险的个人。该指南支持执行第2467(2019)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会员国加强立法，加强对性暴力的调查和起诉，按照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方便他们诉诸司法，从而增强其权能并最终带来变革。

然而，问责程序虽然至关重要，却不能取代从一开始就遵守国际规范。今年的报告列出了49个确信涉嫌在安理会议程所列局势中实施性暴力或是对一贯的性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当事方，其中70%以上的惯犯在名单上出现了五年或五年以上，却没有采取补救或纠正行动。

各个制裁委员会所采取的将犯罪嫌疑人列名的做法以及定向实施分级措施的做法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改进遵守情况。可以利用可信的制裁威胁改变冲突各方的考量，它们以为在贩运、交易和出售妇女和女童的战争政治经济中，强奸是零成本的，甚至有利可图。八项制裁制度现在将性暴力列为其认定标准之一。2021年，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将臭名昭著的AlNasr拘留中心事实上的管理人列入名单，因为他实施虐待，包括性暴力。

就前进的道路而言，报告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接触来加强结构性预防，在停火及和平协议中处理性暴力；利用性暴力预警指标为监测、威胁分析和早期应对提供信息；遏制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流动；促进性别平等的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包括审查、培训、行为守则、零容忍政策和有效起诉；放大幸存者和受影响社区的声音；支持妇女人权维护者以及受害者和证人。

正义、和平与安全密不可分。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可以推进促进性别平等的问责与和解进程，在巩固和平工作中处理性暴力犯罪。我们必须在社区和法庭伸张正义，而不仅仅是实施司法，并确保将赔偿送达幸存者手中，帮助他们重建破碎的生活和生计。

会员国必须加强安理会通过第1888（2009）号决议建立的架构，包括致力于加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体制保障的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以及妇女保护顾问，他们及时进驻实地对于及时举报和应对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拿出与挑战规模相称的决心和资源，包括补充为我们工作提供支持的预防冲突中性暴力多伙伴信托基金。

我们在1月份分发的关于因冲突中性暴力而怀孕的妇女和女童以及因冲突中性暴力而出生的儿童的特别报告（S/2022/77）也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供提出法律、政策和业务建议，包括改革歧视性国籍法和做法。我期待安理会今年晚些时候就特别报告举行辩论。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战争，为的是指明走向和平的道路。再多的保护或援助都无法替代和平。正如一位智者曾经说过的那样，就像无法战胜地震一样，我们也无法赢得战争。战争确实是无法取胜的，其社会和经济余波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纵观历史，人类的进步被瘟疫、战争和专制统治打断。我们认为已成为历史尘埃的问题仍然出现在我们每天的头条新闻中。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只能选择如何作出回应。在每一个幸存者、每一个平民都能够在正义的庇护下安眠之前，我们绝不能休息。

性别隔离、强人取代强有力的机构或实施抢劫、掠夺和强奸的中世纪战争在现代世界中没有立足之地。妇女权利不是西方的权利。它们是人权，在战争和和平时期都应当在全世界得到遵守。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形式，包括预防冲突本身。我们必须迎接我们时代的挑战。无所作为不是一个选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帕滕女士非常广泛和详尽的通报。

我现在请穆拉德女士发言。

穆拉德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吴百纳大使和联合王国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这是他们的一项特色活动,也感谢他们邀请我今天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我们是在全球不稳定的时刻——受疫情、战争和气候危机影响的时刻——开会的。在这样的时刻,影响妇女和女孩的问题,如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往往被搁置一旁,好像它们某种程度上是真正问题的陪衬。事实是,现在恰恰是保护、支持和投资于妇女和女孩应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

我们社会每倒退一步,妇女和女孩就被迫倒退10步。在冲突时期尤其如此。历史表明,每当世界任何地方爆发武装冲突,强奸和暴行就会接踵而至。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乌克兰目睹这种情况,有关性暴力的报道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震惊。性暴力不是冲突的副作用。它是一种古老的战争策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等组织清楚性别暴力的破坏稳定作用,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一点。

伊斯兰国在2014年开始针对我的民族雅兹迪人。成千上万雅兹迪人被屠杀。其他人徒步逃离,遭受饥渴和酷热。除了谋杀,伊斯兰国还抓走了6000多名雅兹迪妇女和儿童。像我、我的侄女和姐妹这样的妇女和女孩被贩卖和强奸。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被认为是幸运的。然而,八年后的今天,噩梦仍在继续,仍有超过2800名妇女和儿童被关押,遭受伊斯兰国的性暴力。

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讨论追究责任问题,不仅是要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发生后究责,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究责应当成为防止这种暴力发生的工具。具体而言,我想强调追究责任的三个方面:伸张正义、支助幸存者以及从长期致力于性别平等。

伸张正义是最显而易见的追究责任形式之一。去年,一家德国法院判定一名伊斯兰国成员犯有种族灭绝罪。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第一次。这一历史性的裁决是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今天站在安理会面前,要问的是:下一步是什么?

伊斯兰国带头实施了一场系统性的性暴力运动来摧毁雅兹迪妇女和雅兹迪人。联合国谴责该组织的行为是种族灭绝。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收集了大量证据,记录了伊斯兰国对妇女和女童犯下的暴行。其他恐怖组织和压迫政权看到了伊斯兰国成员公开吹嘘奴役雅兹迪妇女和女孩,而在世界舞台上几乎不用承受任何后果。

作为性暴力幸存者,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不容易,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人们称我们勇敢,但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有能力做一些事情的领导人拿出勇气,无论他们是国家元首、联合国会员国还是企业领导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义愤填膺。我们需要行动。

对安理会的在座各位,我要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对伊斯兰国的种族灭绝和性暴力罪行进行审判,把这个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或者通过条约成立一个混合法庭来起诉伊斯兰国的罪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应该效仿德国,利用普遍管辖权的原则来审判犯下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暴行的战犯。进行这些审判时必须对幸存者保持透明,他们理应有机会在法庭伸张正义。

如果会员国让性暴力的实施者继续享有豁免,这将发出什么信息?各国若是希望建立威慑,并向各地的雅兹迪妇女和幸存者保证,国际社会与我们站在一起,就不能再迟迟不伸张正义。我们有证据;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政治意愿。

追究责任意味着施暴者应承担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但是,不能止步于此。性暴力不应归咎于受害者。然而,我们常常被政府和国际社会抛弃,只能靠自己重建生活,因为它们未能尽到保护所有人基本人权的职责。幸存者需要得到声援和切实的支持,以增强其权能,并提供康复之路。

赔偿和承认是正义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我和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丹尼斯·穆奎盖博士共

同创立了全球幸存者基金，向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提供临时赔偿。毕竟，对幸存者来说，赔偿不是某种理论上的想法或法律辩论的话题。赔偿意味着能在餐桌上摆上足够的食物，而不是挨饿；意味着能获得生殖保健，而不是让伤害相伴终生；意味着有片瓦栖身，而不是被逐出我们的社区。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希望幸存者知道，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并非孤立无援。

在伊黎伊斯兰国制造的灭绝种族事件过去八年后的今天，返回辛贾尔的幸存者仍在艰难恢复。如今，他们面对的是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的政治争端，还有民兵组织对我们家园控制权的争夺。安全理事会应派遣一名特使，结束伊拉克境内雅兹迪人的苦难。会员国负有不抛弃灭绝种族事件幸存者的道义责任。

由此我要谈到第三点。每当看到爆发新的冲突，我们都会纷纷表示同情，送上祈祷。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被媒体关注几天甚至一周无助于解决妇女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从伊拉克和埃塞俄比亚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再到乌克兰和各地的冲突地区，莫不如是。

仅在危机时期谈论追责和预防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持久地致力于促进全球性别平等，因为性别平等对民主至为关键。这意味着要与任何地方——不论是家里、家庭成员之间，还是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出现的性别偏见和成见作斗争。这意味着承认冲突时期的真理也适用于和平时期。我们若要建立强大、稳定的社区，就必须听取妇女的意见。

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当我说我们应听取妇女的意见时，我并不是泛泛而谈。我指的是，政策制定者应离开权力机构，走进受影响社区，问问妇女需要什么。一种解决方案不会对所有人都有效。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影响着妇女的权利。种族、宗教、阶级以及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的机会等复杂因素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幸存者最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来治愈和康复，所以为什么不问问他们？在我创立的组织“纳迪亚倡议”，我们每天都看到，在开展工作时若是由社区主导，以幸存者为中心，且采取整体办法，则最为有效。为帮助幸存者所做的工作必须与他们一起携手推进。

重要的不仅仅是倾听行为。如何倾听、如何与幸存者沟通以及如何处理所收集的信息——所有这些都很重要。记录性暴力对于追责和预防至关重要。但是，说出真相的幸存者往往面临羞辱、污名化，也不清楚证词是否会被采用或可能的结果。

正因如此，我期待明天与艾哈迈德勋爵一起正式公布《穆拉德守则》。这套准则旨在改变记者、调查人员以及任何负责记录和调查冲突相关性暴力的人与幸存者互动的规则。这些准则是根据世界各地幸存者的反馈制定的，旨在促进尊重、理解、透明度和康复。

最后，追责可以成为预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前提是，它必须包括切实伸张正义，为幸存者提供所需服务和支持，以及促进全球性别平等的最终目标。在座各位都有能力使这一点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他们愿意采取行动。

我所到之处，都会遇到不顾被污名、羞辱甚至人身安全遭威胁，勇敢讲述自己遭遇的性暴力幸存者。如果遭受如此巨大损失和难以置信痛苦的妇女能展现勇气，不仅重建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帮助自己的家庭、社区和整个国家，那么世界其他地区肯定也能展现勇气，采取切实步骤，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作为幸存者，我们期待在座各位——各国领导人——和我们一样勇敢地采取行动。幸存者不要怜悯；我们要正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穆拉德女士通报情况，发表真知灼见，感谢她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持续展现勇气和毅力。

我现在请卡尔库特利女士发言。

卡尔库特利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叫马里亚娜·卡尔库特利。我是“Huquqyat”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由女律师和法律从业人员组成的会员组织，倡导在叙利亚追究罪责。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首先, 我要说, 促使我学习法律的不是对法律的热爱, 而是不公正的遭遇。虽然在独裁统治下学习法律并没有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但目睹叙利亚妇女争取自身权利却让我受益匪浅。

追责是本次公开辩论会的主题, 在叙利亚问题上, 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词。十多年来, 我们经历了各种暴行, 35万多人被杀害, 成千上万人被任意拘留或失踪, 近1300万人流离失所, 另有14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冲突方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 使用化学武器, 制造了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政府军和武装团体继续杀害和折磨平民, 并对其使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将此奉为政策。

然而, 虽然安全理事会讨论叙利亚问题已十年有余, 但是安理会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叙利亚政府系统违反的不只是国际法, 还有安理会自身的许多决议。与此同时, 安理会成员阻挠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紧急行动, 掩护叙利亚政权以使其不被追责, 并且16次使用否决权, 否决有关人道主义援助和调查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的决议。

我今天的发言将侧重于三个问题： 对妇女使用性暴力； 叙利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以及国际社会确保追究责任要采取的下一步骤。

正如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所记录的那样, 2011年以来, 在全国各地的地面行动中、在检查站和拘留所, 都对平民使用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施暴者主要是政府军和相关民兵, 但是也有其它武装团体。它被称为叙利亚冲突的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普遍特点, 是大规模系统性袭击平民的一部分, 等同于危害人类罪。就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 这种暴力仍在继续。

2020年以来, 在正义和问责中心的支持下, 我一直担任独立调查员的工作, 立案调查对侵害平民罪行负有责任的阿萨德政权的成员。迄今, 我们已经记录了54份证词, 其中包括性暴力幸存者的证词。这些只是上万名幸存者已记录在案的数百份证词中的一些。

过去十年来, 估计叙利亚至少有15万人被任意逮捕、拘留或者失踪； 至少9700名妇女仍然失踪或者被拘留。这些妇女中有律师、记者、活动分子, 还有其他人, 她们因为反对阿萨德政权、或者常常为了惩罚或威胁反对阿萨德政权的男性亲属而被拘留。在拘留所, 性暴力被用来羞辱她们, 惩罚她们的叛逆, 并且强迫她们坦白交待。被羁押的妇女受到各种性暴力, 包括强奸、酷刑、性骚扰、电击生殖器、搜身、强迫堕胎以及强迫裸体。

羁押期间遭到强奸与性暴力的幸存者估计多达数千人, 由于害怕遭到排斥或者更多报复, 她们大多无法报告这些犯罪。对曾被羁押、或者曾遭受性暴力的妇女和女孩的歧视与暴力导致遗弃、离婚、所谓的名誉杀人以及自杀。

叙利亚政权利用了这一点： 它知道, 用这种方式把妇女作为目标实际上是把她们的整个社区作为目标。这就是为什么逮捕和拘留妇女、使其家人完全不了解其下落是2011年以来被用来压制叙利亚人发表异议的一种主要工具。这些罪行在全国各地系统地发生, 让我们有理由断定： 阿萨德政权已把性别暴力武器化, 以此作为国策。

叙利亚政权的行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 叙利亚的法律体系腐败, 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根深蒂固, 这影响了她们获取住房和土地、享有财产权和对孩子的监护权, 也影响了对她们的保护。例如, 叙利亚的法律不把对妇女的性暴力或性别暴力或者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罪。叙利亚妇女不能把自己的国籍传给自己的孩子, 即使在法律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社会习俗并没有改变。此外, 对妇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不仅限于叙利亚境内, 而是延续到整个地区的各种营地、安置点以及城市, 千百万叙利亚难民在那里遭受歧视和贫困, 难以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 同时却面临返回一个尚不安全的国家的压力。

经过十年多的战争, 叙利亚人迫切希望伸张正义。只要阿萨德政权继续掌权, 国内的问责就没有可能。当前对涉嫌在叙利亚境内犯罪者提起的普遍管辖权案虽然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也存在各种限制, 包括害怕因为报告地方当局而受到报复, 还有性暴力幸存

者遭受的创伤与污名, 这些影响了受害者举报的能力和意愿。

叙利亚人不能再坐等公正了。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继续依据普遍管辖权来追责。但是, 我们也期待安全理事会以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叙利亚局势的方式提供协助。

尽管安全理事会谴责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行为已有14年, 有罪不罚现象仍在不仅是叙利亚、还有安理会议程上的许多其它国家普遍存在。这常常不是因为性暴力未被充分地定为刑事犯罪, 也不是因为施暴者身份不明, 而是因为缺少政治勇气。安全理事会必须呼吁叙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 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确保立即和永久性全国停火, 立即停止包括在逮捕地和拘留所的酷刑、不人道待遇以及性暴力, 释放所有被任意羁押者, 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无条件进入所有拘留所, 公布所有被拘留者的姓名、现状以及所在位置及其释放时间表。

我敦促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本组织自身把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通过一项关于被羁押者和失踪人员境况的决议, 强调叙利亚政府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 并且反映出代表受害者、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协会、如真理与公正宪章组织提出的优先事项, 包括支持设立一个查明失踪人员下落和支持其家人的机制；调查和起诉所有制造性暴力的人, 确保把妇女的权利摆在一切问责努力的核心；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当前和未来的所有政治、和平或者和解进程；优先采取一种以幸存者为核心、基于权利的做法, 来防止和减少性别暴力；确保叙利亚问题特使在政治讨论中把人权与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优先事项, 包括禁止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以及性别暴力, 确保特使召集叙利亚民间社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并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些工作的情况；延长跨界机制的期限至少12个月, 再次授权经由所有初始过境点的准入, 因为跨界准入对于千百万、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的叙利亚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线；以及向武器出口国施压, 以制止武器扩散, 防止对所有平民使用武器。

看到乌克兰和当今世界其它地方的冲突, 让叙利亚人想起我们自己的痛苦和本机构未能制止暴力的惨痛失败。

我与今天不在这里的数百万叙利亚女童和妇女一道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没有正义, 就不会有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尔库特利女士掷地有声的通报。

我现在请贝哈努女士发言。

贝哈努女士（*以英语发言*）：感谢你允许我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陈诉埃塞俄比亚妇女的遭遇。

今天, 我作为一名埃塞俄比亚妇女向各位发言。我在提格雷亲耳听到了这些证言, 亲眼目睹了这些伤害, 也因苟且偷生和缄默不语感到愧疚。今天, 我希望为在这场战争中饱受苦难的数百万埃塞俄比亚妇女的遭遇讨个公道。

在本次通报中, 我将重点阐述自2020年11月战争在提格雷爆发并扩大到邻近的阿姆哈拉和阿法尔两州以来, 涉及埃塞俄比亚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6点看法。这些看法直接借鉴了已经公开的人权调查结果和报告, 以及我本人对该地区的访问。

首先, 强奸是有系统地实施的, 并且被用作一种战争策略。它被当作一种报复手段, 而且作为盟军部队成员联络感情的工具。

战争刚开始时, 来自巴德梅21岁的女服务员布伦连同其他约30名提格雷妇女, 被一群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士兵挟持, 遭到性奴役、饥饿和轮奸。我在2021年6月之前多次访问提格雷州期间, 记录了许多其他类似于布伦的遭遇。性暴力被用来恐吓一些族群, 也被用作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及阿姆哈拉州民兵和特种部队等盟军之间通过分享糟蹋妇女身体的体验联络感情的工具。受害者如出一辙的陈诉可表明, 这些罪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组织、有策划地蓄意实施的。

其次, 性暴力系出于族裔动机。一名提格雷妇女

当时正带着子女逃离冲突区。途中，她遇到阿姆哈拉民兵。这些民兵将她与家人分开，对她实施轮奸，并将一根灼热的金属棒插入其子宫。他们宣称，“提格雷人绝不应育后”。各种人权报告广泛报告了类似强奸事件，施暴者声称要“为提格雷人洗血”，并残害妇女的身体，以防止提格雷人繁衍更多的后代。

第三，性暴力被用来羞辱幸存者及其所属族群。性暴力往往是当着家庭成员的面实施的。一名阿姆哈拉妇女当着其丈夫和孩子的面遭到提格雷部队两名成员的殴打和强奸。她和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试图制止暴行时被杀。

男子和男童也遭到性侵犯。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发现，在提格雷州的萨姆雷镇，600名男子和男童被扒光衣服，强行游街，有些人一丝不挂，而厄立特里亚女兵却嘲弄他们并拍照。

第四，残疾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在这场冲突中面临的风险尤其大。在提格雷州，许多残疾妇女成为特定袭击目标，因为她们被视为上次战争中的作战人员。女童、老年妇女以及属于少数族裔和土著族群的妇女也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无法进入该州进行独立的人权监测，难以记录冲突对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生活在厄立特里亚边境有争议地区，如提格雷的Irob和库纳马的这类群体的影响。

第五，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冲突，特别是对提格雷州的有效围困，侵害了妇女的权利，包括获得生殖保健和心理社会支持的权利，加剧了性暴力的影响。

2021年5月，我视察了提格雷默克莱大学支助的一个庇护所，许多哺乳母亲及其婴儿在那里避难。这些妇女——其中一些在怀孕期间幸免于性侵犯——无法获得及时的性保健与生殖保健，因为医疗设施普遍遭到破坏，以及政府封锁该州导致送达的援助有限。

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冲突加大了妇女的脆弱性，无论其族裔如何，都是如此。我一直记着卡迪娅的故事。她是一名来自阿法尔的妇女，怀孕9个月，带着5个孩子和年迈的母亲逃避提格雷国防军对Aba’ ala镇的炮击。行走9天之后，她在一棵树下分娩，其中两天处于阵痛期。在一个孕产妇死亡率全球最高、特别是牧民所在社区和地区缺乏基础设施的国度，冲突使许多埃塞俄比亚妇女的生命面临直接和严重的危险。

缺乏心理社会支持服务也意味着，幸存者的精神健康岌岌可危。许多人已经自杀身亡。埃塞俄比亚中部Shewa-Robit一名50岁的阿姆哈拉妇女在隔壁房间里的儿子能够看到的情形下遭到提格雷作战人员轮奸，后来自杀身亡。这一事例突出表明，此情此景，何其悲惨。初步报告还显示，提格雷各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自杀率格外高。在互联网和电信完全中断的情况下，我感到担心的是，这个群体遭受的创伤有多大，依然不得而知。

第六，虽然提格雷、阿法尔和阿姆哈拉的性暴力案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埃塞俄比亚其他族群的妇女，具体而言是奥罗莫、古穆兹、孔索、基芒和索马里，特别是欧加登的妇女，继续遭受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包括国家部队实施的性暴力，而国际社会却没有给予任何关注。

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中心主题是追究性暴力的责任。第2467（2019）号决议重申国家调查的关键作用。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得以进行一次范围和分析都有限的联合调查。但不幸的是，总体而言之，我们亲眼看到，埃塞俄比亚国和结盟的冲突方故意拖延调查、隐瞒情况、销毁包括统计记录在内的证据，并骚扰和拘留新闻记者，而且该国的司法系统也失灵。

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以及在那场战争蔓延到北部广大地区时看到的那样，不追究既往罪行的责任以及没有声张正义的情况继续助长一种怨愤情绪，促使报复性袭击恶性循环。基于我所强调的动向和事例，我谨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成员们应利用各自的平台，要求记录、调查和防止冲突中性暴力的努力以幸存者为本，并且以有尊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进行。作为为幸存者伸张正义的一环，安全理事会还应支持最近成立的埃塞俄比亚问题国际人权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敦促冲突各

方充分合作，并为委员会提供畅通无阻的准入。

其次，安理会应该要求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充分和安全地准入提格雷和其他冲突地区，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优先满足幸存者的需求。这包括全面的性健康和生殖保健以及消除污名的工作。服务提供者也必须继续遵守核心人道标准，包括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性别暴力、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的准则。

最后，我呼吁属于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三个非洲国家发声，这可以被视为在安理厅为妇女、和平与安全发出的一些最强烈呼声。我敦促它们在这里以及在非洲联盟（非盟）通过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该理事会的任务是请求非盟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特使进行积极干预，严格审视普遍的观点，即：支持调查埃塞俄比亚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本届政府拟议的改革议程。

这场战争呈现的破坏力巨大——首先是因为人的苦难十分深重，其次是因为许多埃塞俄比亚人以爱国的名义为该种暴力辩白。但是，我的爱国情怀、政治忠诚度和忠心完全牢牢系于埃塞俄比亚妇女，我感谢安理会今天邀请她们中间的一员前来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再次感谢贝哈努女士铿锵有力的证词和发言。

我现在要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联合王国和她办公室之间的牢固关系是我们极为珍视的，我们欢迎继续协调和加强我们正在就此重要议程开展的工作。

我感谢英勇无畏的活动家玛丽安娜·卡尔库特利和希利娜·贝哈努就我们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以及行动的重要性提出的透彻见解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当然，我也感谢纳迪娅·穆拉德，因为她的决心、勇气和表率作用本质上具有为幸存者构建一个天地的真正意志力。

简言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激励，我知道我是代表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这样说的。她今天的证词再次反映我们大家共同的核心目标。

然而，正如我们今天在这些强有力的证词和帕滕特别代表的通报中再次听到的那样，关于乌克兰境内强奸和性暴力的令人不安的报道继续出现。这又一次提醒我们，当冲突爆发时，性暴力很快就会随之发生。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叙利亚和乌克兰，我们正目睹社区、家庭以及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遭受的毁灭性影响。重要的是，我们应走到一起，支持那些勇敢的幸存者——不仅给他们带来希望，而且为他们采取行动，最终为他们伸张正义。

施暴者不受惩罚的现象显然仍司空见惯，尽管这本应非常罕见——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坦率地说，我们在此讨论这个问题，而且2022年正在发生这种暴力——让我们反思这一点——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绝对令人震惊。

因此，我们必须一起作出更多努力，以制止这种暴力，并且如我们在各位通报者所作的每一项强有力的发言中听到的那样，最终为幸存者伸张正义，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幸存者能够安全地记录自己的经历，以加强对正义的追求。这是朝着追究责任方向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然而，正如我们从穆拉德女士强有力的证词中听到的那样，对于世界各地许多幸存者来说，这一点远未得到实现。坦率地说，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未能提供保护？为什么我们未能履行把幸存者放在首位这一集体职责？尽管为从幸存者和证人那里收集信息和证据的人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指导，但有人仍继续犯错误。

这些错误——尽管是在没有任何恶意的情况下犯的——会使正义的车轮减速，甚至会摧毁生命。有太多的幸存者未被告知他们有哪些选择，也未被给予时间和空间就其证词如何得到最佳利用作出自己的选择。有太多的幸存者继续面对无谓的多次采访——有一位勇敢的幸存者告诉我，自己受到了27次采访。我请各位同事思考这个问题。有太多的采访被偷听或打断，从而削弱这些证词的影响，以至于这些证词不达

标，而这往往作为无法进行起诉的理由被提出来。

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会摧毁灵魂，终结所有希望。简言之，这是不可接受的。幸存者一次又一次地受到重创。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的工作受到损害。因此，我们必须终止这些有害做法，并把幸存者的权利摆在证据收集工作的核心位置。

因此，今天我非常谦卑地同纳迪亚倡议和国际刑事调查研究所一道发布《穆拉德守则》。首先，我向穆拉德女士表示感谢。我和她相识多年。正如我们今天再次听到的那样，她激励着我，她的勇气是我们所有人强有力的榜样。她非常善良地同意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穆拉德守则》，是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那里收集信息和证据的行为守则。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今天的所有发言、包括帕滕特别代表的发言中听到的那样，《穆拉德守则》是由幸存者塑造的。幸存者必须处于我们所看到的解决办法的核心位置。《穆拉德守则》还让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汇集在一起，因为把幸存者的需求摆在我们工作的核心位置是我们的集体责任。

因此，我敦促所有参与记录和调查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人遵守《穆拉德守则》。事实上，应当更进一步：在我看来，《穆拉德守则》应成为任何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政府、政府机构、人权机构或民间社会团体的黄金标准。把幸存者摆在首位和调查的核心位置不应当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这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应当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集体努力不能停留于此。今年，我们正在探索加强国际行动的所有备选办法，包括我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提议的一项国际公约。今天，我还高兴地宣布，11月28日至30日，我们还将主办一次关于预防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国际会议，纪念我们发起该倡议10周年。

重要的是，我们还将通过《人类宣言》继续把宗教和信仰领袖聚集在一起，支持幸存者。达伊沙等团体错误地、反常地利用宗教的面纱为其令人憎恶的罪行和行动辩护，这不能是正确的。宗教领袖继续站出来，明确指出这些行动不符合其宗教或世界各地任何信仰或信念。

我们还将取得进一步进展，加强因性暴力和强奸而出生的儿童的权利和福祉。去年11月，我荣幸地宣布了这一行动呼吁。但是，让我们客观地审视这个问题。因这种犯罪而出生的儿童本应得到同情；相反，他们却遭到污名化和排斥。必须在所有层面改变这一情况。

我们还将对所报道冲突中性暴力的情况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不论它们出现在何地、何时。我们刚才从贝哈努女士那里听到了埃塞俄比亚境内令人不安的情况。来自提格雷、阿姆哈拉和阿法尔的有关性暴力报告的性质和规模令人深感不安。然而，正如我们在她的证词中听到的那样，许多社区仍被切断联系，人们因此无法讲述自己的经历，也无法寻求他们需要的希望和支持。

因此，联合王国邀请首位埃塞俄比亚民间社会代表今天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埃塞俄比亚北部局势是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感谢我国大使和她的团队。直接从贝哈努女士这名埃塞俄比亚妇女那里听到有关情况也非常重要，因为她是女权主义青年运动的一分子，最近一直在埃塞俄比亚全国各地受与冲突有关性暴力影响的社区开展工作。

联合王国政府认捐了700多万英镑，用于支持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幸存者和改进国家追责制度。我们还将继续努力提供专门知识，以建设追究施暴者责任的能力。

在这方面，挑战可能已经发出，但我欢迎我们来自非洲联盟的同事，并赞扬非洲联盟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上发挥的领导作用。非洲30个国家现在已有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为处理这一问题和促进妇女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参政提供必要的框架。卡尔库特利女士也提到，这一点极为重要。

正如帕滕特别代表和我已论及的那样，在联合国框架和大家庭内，我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妇女调

解网络。我们必须确保不仅在解决冲突方面，而且在实际建设可持续和平方面，都直接运用这种专门知识和见解。

可悲的是，正如我们也从卡尔库特利女士那里听到的那样，我们再次听到冲突各方如何继续利用强奸来摧毁许多叙利亚妇女和女童的生活。联合王国继续在这方面提供支持——已通过其冲突、稳定和安全基金提供了400万英镑用于应对这场危机。我们还根据国际标准加强了对袭击的医疗记录，并改善了对幸存者的支助服务。我绝对相信，《穆拉德守则》将是对加强证据收集的重要贡献。我还高兴地看到，今年1月在科布伦茨首次将叙利亚境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定罪。

让我向安理会保证，当我们环顾世界时，联合王国也将继续支持阿富汗妇女，她们面临着世界上最高的暴力发生率，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近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让我们也向那些试图压制妇女权利和女童受教育权利的人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这是一个塔利班应该清楚听到的信息。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立足于女童平等和妇女权利。伊斯兰教是明确的，是吗？我们给他们的信息是——增强女童权能，教育女童，增强妇女权能。证据就摆在他们面前。社会繁荣，国家进步。我们还在推动将为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所有性别暴力幸存者提供的服务纳入阿富汗医疗保健服务。最了解情况的人，包括在这个重要议程上帮助我们的许多阿富汗妇女领袖，直接向我们提供了这一信息。

我们还在与国际救援委员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其他机构合作，实施保护妇女和女童以及提供性别暴力相关服务的方案。

我们对在每次冲突中听到的令人发指的证词都感到震惊，但现在对来自乌克兰的令人发指的证词尤其感到震惊。必须对俄罗斯武装部队实施强奸和性暴力的报道进行适当调查。这就是为什么联合王国已与伙伴合作，以将乌克兰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通过人权理事会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及在乌克兰的支持下建立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专家特派团。今年3月，我们宣布为国际刑事法院追加100万英镑资金，以帮助发现战争罪证据。

让我简单明了地说，性暴力和强奸是人类的一大污点。无论它发生在哪里，无论肇事者是谁，我们都有集体的道义责任和绝对义务共同努力帮助幸存者，并尽我们所能消除这一污点。正如穆拉德女士所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为幸存者伸张正义提供渠道和途径。

对于肇事者，我们必须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不仅仅是来自安全理事会的信息。每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下定决心，以最清晰的方式发出同样明确的信息——他们会被发现；他们将面临审判；他们将被追究责任。

最后，对于幸存者——对于那些在座的幸存者和世界各地勇敢的幸存者——我们感谢她们在面临这些挑战和难以想象的后果时所给予的希望。我们感谢她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念。性暴力不仅仅是对她们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我们支持她们，我们将永远和她们站在一起。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今天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讨论会。我还要感谢帕滕特别代表的发言。美国自豪地支持特别代表办公室的重要工作。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三位通报人分享了她们十分感人的故事。她们的勇气和力量鼓舞了我们所有人。

众所周知，性暴力是冲突中一种可怕和蓄意的策略。它被用来进行恐吓、破坏稳定以及分化瓦解社区和人民。性暴力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幸存者，它还加剧不稳定。不幸的是，这种无法形容的做法并不新鲜。当我听到今天的各位通报人发言时，我回想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遭受暴力的索马里妇女一起出席会议，听到她们讲述被强奸的可怕故事，以及听到她们请求我们所有人支持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今天的通报人提出同样的请求。今天，同样的暴力行为仍在

世界各地发生。妇女，就像那些我在20世纪90年代与之交谈过的索马里妇女一样，今天正坐在这里听我们发言。

周一，我们概述了俄罗斯野蛮和无端的战争对乌克兰妇女和女童构成的威胁（见S/PV.9013）。我们不能忘记或忽视强奸和性暴力在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世界各地其它冲突中被用作战争武器的方式。安理会花了大量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并非常关切地注意到这些问题。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仅仅表示关切是不够的。

首先，我们和各国政府需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正如帕滕女士今天对我们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全球社会，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切实履行我们都同意的国际承诺。各国政府不能否认这些行为，而必须承认这些行为，并且必须加以解决。它们必须停止恐吓受害者、压制她们的声音以及压制那些表示关切并为受害者辩护的人，并追究那些肇事者的责任。

我们必须探索如何利用我们作为个别会员国和集体所拥有的外交工具，尽我们所能确保肇事者不会逃脱对这些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的惩罚。这意味着加强高质量、合乎道德规范和有效的文件记录工作。

我们告诫不要采取任何会重复或削弱我们现有的安全理事会授权任务和法律框架效力的行动。我们有我们需要的工具——我们只需要使用它们。我们不能让自己分散对追究责任的紧迫性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我们不断收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报告的情况下。毕竟，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件该做的事。它阻止其他人在未来实施这种暴力。它加强法治。它使和解更有可能实现，并使包容各方和民主的过渡成为可能。

第二、我们必须通过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保护幸存者并增强其权能。这意味着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回应她们的独特需求，并提供她们要求和需要的资源和法律支持。我们认识到，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避免经历过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人再次遭受创伤，并确保她们得到有尊严和尊重的对待，是多么重要。

当我们向幸存者提供她们治愈和康复所需的资源时，我们为她们提供了极大帮助，也帮助打破了围绕冲突中性暴力的沉默和污名化。我们以幸存者为中心提供支持，同时确保为她们伸张正义，这是增强幸存者权能，让她们成为和平推动者和变革声音的最明确、最有力的方式，我们的同事穆拉德女士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方面的明证。我再次感谢纳迪亚今天与会发言。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因为所有性别暴力都植根于性别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促进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为此，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应该对我们的干预和工作进行对冲突敏感的参与性性别分析。我们需要确保处理潜在的社会规范和权力关系，这些规范和权力关系，再加上国家机构薄弱或缺失，会导致性别暴力。

我们需要推进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警和反应，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促进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决策，特别是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维持和平进程中。当我们将妇女和女童纳入预防暴行的努力时，我们就会增加预防此类暴行的工作的效力。就这么简单。

从长远来看，防范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妇女和女童的人权都得到尊重，我们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我们都能及时诉诸司法，我们都享有应得的教育机会。

正如已故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经说过的那样，民主是和平之母，常理告诉我们，没有妇女的充分参与，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让我们使民主成为可能。让我们建立正义、包容的社会。与此同时，让我们追究犯罪者的责任，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并将性别平等纳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之中。正如娜迪亚所说，幸存者不需要我们的怜悯；他们想要的是正义。今天发言的所有女性都向我们提出了建议。让我们向她们致敬，并以她们为榜样。

尤尔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和民间社会通报者非常宝贵的发言。

我们在这个会议厅中一次又一次听到性暴力是如何被用作一种战争手段，而每年秘书长的报告（S/2022/272）都突出表明，我们仍然未能有效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直接影响和根源，而此种暴力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罪大恶极。因此，我要感谢联合王国将今年的公开辩论的重点放在追责即预防上。

我要特别感谢纳迪亚·穆拉德、马里亚娜·卡尔库特利和希利娜·贝哈努非常有力的发言并分享她们的建议。她们的证词提醒我们，参与和保护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卡尔库特利女士有力证明的那样，我们在叙利亚看到拘留场所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我们看到流离失所妇女遭受性暴力的风险增加；我们还看到消极应对机制，如童工、早婚和强迫婚姻。这些都特别令人关切。

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对包括贝哈努女士的叙述在内的大量关于蓄意强奸和性别暴力的报道感到震惊。我们对埃塞俄比亚问题国际人权专家委员会表示欢迎，该委员会由人权理事会设立，负责调查有关所有各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指控。这对追责、预防与和解来说至关重要。

在乌克兰，我们对在俄罗斯部队控制的地方针对平民犯下的暴行以及令人不安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报道深感震惊。俄罗斯有针对性地袭击民用基础设施，迫使流离失所和家人离散，并剥夺受害者和幸存者获得基本保健服务的机会，所有这些致使乌克兰妇女和女童面临更大的风险。

在安全理事会，我们仍在讨论全面、基于人权、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的含义是什么。为了走向实际执行，我们必须认识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根源，并敢于提出具体措施。本着这一精神，我将提出三项建议，挪威坚信，如果能够通过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予以充分扩广并共同处理，这些建议将推动追责和预防。

首先，我们必须在联合国和平行动和国家机构中建设执法、安全和军事部门人员的能力。这有助于加强问责结构，解决潜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态度，并确保政策和行动计划得到落实。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专门警务小组如何向南苏丹国家警察署提供支持。

第二，我们必须着力提供协调一致的保健和服务以及法律服务和信息。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子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的一站式中心，这些中心是与地方当局合作建立的，例如在伊拉克摩苏尔的中心。

第三，把幸存者的需求放在我们工作的中心也意味着促进和支持他们的机构。必须允许他们自己界定和设计他们认为必要的预防、保护和追责措施。

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帕滕所强调的，赔偿是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要求最多、但却是得到最少的。我还要祝贺穆拉德女士和联合王国明天发布《穆拉德守则》，这是一项将幸存者置于调查和记录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中心的重要举措。

资金和资源与所有这三项建议的监测和执行相互关联。正如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所强调并得到妇女署、人口基金和民间社会赞同的那样，资源的规模与实地所需行动的规模相差甚远。安理会成员和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携起手来，确保联合国和民间社会组织拥有必要的专门知识、资金和机会。

最后，我们都认识到，棘手的问题显然是缺乏政治意愿。我们必须在安理会的所有决定中以及在我们与冲突各方的对话中发出强烈的集体信号，提醒他们铭记自己的义务，必须对他们的行动施加影响。我们必须坚持让妇女充分、平等、有意义地参与，保护她们免受暴力侵害，这不仅是目的，而且是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

我希望安理会今天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明确

谴责所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

阿尔法伊蒂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首先，我谨向你表示欢迎，并感谢你主持这次重要的公开辩论。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联合王国加入了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共同承诺，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

我还要感谢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所作的详细通报及其办公室所做的重要工作。

我要感谢穆拉德女士所作颇有见地的通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直钦佩穆拉德女士的果敢工作，我们自豪地支持纳迪亚倡议——她为伊拉克勇敢的雅兹迪妇女增强权能的非营利组织。

我也认真听取了卡尔库特利女士和贝哈努女士所作的通报。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是一种可鄙的祸害，安理会必须在冲突局势中做更多的工作来予以预防。当这种暴力被当作战争工具时，它加剧冲突，并阻碍走向包容、平等和稳定社会的进程。随着世界各地冲突和不稳定的加剧，关于这种环境里的妇女和女童状况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也在不断增加。

阿富汗的妇女和女童继续遭受性奴役和强奸。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达伊沙令人发指的行为继续产生影响。在乌克兰边境，妇女和女童在逃离冲突的过程中成为人口贩运者和性贩卖者的目标。今天，我们还听到妇女和女童在许多其他冲突中面临的悲惨经历。

因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欢迎秘书长的报告（S/2022/272）关注结构性预防、应对能力建设和追究责任。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安全理事会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将预防作为优先事项，确保追究责任并结束这种恐怖状态。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应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最有效办法是首先防止暴力的发生。正如特别代表一再指出的那样，有效的预防战略必须解决根源问题，最主要的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和有害的社会规范。这包括确保妇女和女童平等参与公共生活、教育和经济活动，从而增强她们的应对能力。因此，确认和理解她们作为变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活跃社会成员的作用是预防的第一步。

第二，必须通过维护和加强法治来追究责任。冲突和危机之后有一个转型期，必须加强执法和安全部门等相关国家机构的能力，以便它们能够更好地维护法治。能力建设，再加上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来普及性别平等与保护问题的专门知识，可以成为建立推动追究责任的制度的一个重要工具。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追究非国家武装团体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责任，尤其是因为它们日益成为冲突环境里的核心行为体。对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必须追究责任。安全理事会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是：只要确认对犯下此类行为负有责任，就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列为制裁恐怖分子——不论是个人，还是实体——的一个独立的指认标准。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最近决定将胡塞武装列为一个实体——包括在冲突中实施性暴力政策的实体。这种努力有助于在实地预防和应对此类罪行，安理会成员必须保持其对策的一致性。

最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仍然是一个现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安理会、联合国、其会员国、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将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罪行的工作作为优先事项。

蒂鲁穆尔蒂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感谢联合王国召开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和所有其他通报者分享他们的见解。

在过去三十年里，国际社会在确定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即性暴力在文明世界没有一席之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对与冲突有关的性犯罪的起诉、关于性暴力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及联合王国关于预防冲突中性暴力的倡议，都有助于全面解决这一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但确实令人不安的是，在有罪不罚的文化中，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继续有增无减，成为武装冲突中的一种战争、酷刑和恐怖的手段，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采用的手段。再说一次，尽管自2007年发起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以来，安全理事会确立强有力的框架，但冲突各方的遵守程度仍然很低。

秘书长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S/2022/272）所列大多数当事方都是惯犯，它们继续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实施或教唆性暴力行为。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安理会必须注重确定和弥合执行上的差距，以防止暴行并促进幸存者的康复和重返社会。

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以下六个问题，供安理会审议。首先，各国政府对起诉和阻止其境内的此类罪行和冲突局势负有主要责任，即使这些罪行和冲突局势据称是非国家行为体所为。会员国应确保将性暴力作为一项独立的罪行来进行有效起诉。

第二，根据请求，联合国必须协助各国当局发展能力，加强本国法律框架和相关结构，以便迅速调查和起诉施害者。这也应当成为冲突后局势中的一个优先事项，以便全面解决导致性暴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和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第三，会员国必须根据第2467（2019）号决议，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办法来预防和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该决议寻求加强司法和追究责任，并呼吁在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时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各国必须通过提供医疗、心理、社会和法律服务，确保充分重视以全面和非歧视性的方式援助性暴力受害者并提供足够的资源。

加强追究责任程序的一个关键出发点是，解决性暴力幸存者普遍背负的污名以及对罪犯报复的恐惧，从而帮助他们站出来与调查人员交谈并出庭作证。

第四，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仍然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全球威胁，妇女在由此产生的冲突中遭受不成比例的苦难。恐怖分子主要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以及日益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仍然令人关切。必须打破武装冲突中恐怖主义、贩运和性暴力之间的关联。

第五，必须加强安理会的制裁制度和其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充分发挥其潜力，遏制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实施者。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会员国必须为妇女参与和融入政治进程和决策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印度已经从妇女的发展走向由妇女主导的发展。根据第2593（2021）号决议，特别是在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方面，我们一直倡导在我们的邻国，包括在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的理念。

2017年，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加入了秘书长在联合国行动中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正式设立的领导人小组倡议。印度还签署了秘书长的《关于防止和消除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自愿契约》。

印度的一个殊荣是，2007年向利比里亚派出了第一支全女性建制警察部队特遣队。这支部队减少了针对妇女的犯罪事件，遏制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帮助重建了利比里亚民众的安全和信心。在此过程中，它还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的精神付诸行动。这些勇敢的印度女性晚上在蒙罗维亚街头巡逻，向利比里亚妇女传授自卫技能，并开设打击性暴力的课程。

印度欢迎“2018-2028年军警人员性别均等战略”增加女性维和人员人数。我们也支持增加部署妇女保护顾问，以便在实地有效监测、分析和报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最后，印度重申，我们致力于积极促进有效处理武装冲突局势中性暴力的集体努力。

帕尔加·辛特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非

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再次呼吁制止这一完全不可接受的罪行，它主要针对妇女和女童，但也针对男子和男童。冲突中的性暴力破坏了各族群的社会结构。它造成持久的心理创伤，直接影响和平承受压力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犯罪者，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恐怖分子还是雇佣军，现在都应该在犯下这种罪行之前三思。但是他们不会停手；他们继续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可能不会受罚，尽管他们犯下的是众所周知的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罪行，这些令人憎恶的行为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都是被禁止的。

今天的通报和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22/272）明确提醒我们，结束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以及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恐吓和社会控制工具的斗争远未结束。

巴西感谢联合王国组织今天的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全面介绍。此外，我们借此机会赞扬普拉米拉·帕滕特别代表的工作，赞扬她的办公室在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国际努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也感谢纳迪娅·穆拉德女士、玛丽安娜·卡库特里女士和希里娜·贝尔哈努女士的证词。她们向我们展示了受害者自己和受害者组织在实地开展的坚定工作的力量。

消除普遍存在的冲突中性暴力犯罪的有罪不罚氛围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一种赔偿手段，也是通过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来伸张正义的手段。经验表明，这也是防止上述报告和大量其他消息所描述的可怕情况的一种重要工具。

正如西玛·巴胡斯女士星期一告诉我们（见S/PV.9013）以及普拉米拉·帕滕女士今天证实的那样，乌克兰冲突中所报告的性暴力指控让我们意识到危险随处可见。巴西再次呼吁对此类指控开展紧急独立调查，并欢迎技能熟练、经验丰富的妇女署专家参与人权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调查性暴力、性虐待和性剥削行为。

安全理事会应对其议程下冲突局势中的所有性暴力指控作出适当回应。这一回应必须认识到问题所在，并酌情加强维持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的授权，以促进实地的真正变化。

最近关于南苏丹的报告对性暴力被用作战争武器的情况作出了可怕的描述，并提醒我们冲突中性暴力普遍不受惩罚的严重后果。最近批准的南苏丹问题第2625（2022）号决议延长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对这些持续出现的报告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及时开展调查的紧迫性。这不仅是为了支持问责，也是为了向幸存者提供援助和保护。这使南苏丹特派团能够在其保护平民的核心指令范围内遏制性暴力。实际上，南苏丹特派团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和驻防地区来遏制、防止和应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为那些向幸存者提供服务和支持的组织提供准入便利。

然而，只是在安理会决议中列有这样的规定还不够。安全理事会必须紧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这使它无法令人满意地作出回应。这包括拥有资源，例如，要有资源来继续部署保护妇女顾问，通过与冲突各方接触来改变行为。

还必须保证联合国部队和人员的部署前培训包括识别和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能力建设，包括在预警和减轻风险方面。应该培训部队来帮助营造一种有利的环境，让幸存的受害者寻求支持，让施害者因其罪行受到起诉。

和平协议和冲突后安排很少涉及那些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遭受暴力的人的状况。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支持下，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倡导在和平协议中提及必须消除一切形式的性暴力，特别是针对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至少这样是最理想的——以及与性别暴力的问责有关的规定。

促进妇女充分、平等、切实地参与决策进程与和平谈判也意味着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的根源，包括结构性性别不平等和有害的社会规范，它们导致幸存者遭到污名和歧视。

我们非常欢迎为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决议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戴兵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欢迎你主持今天的会议。我也感谢帕藤特别代表和民间社会代表所作的通报。

根据秘书长报告（S/2022/272），性暴力持续被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深受其害。中方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呼吁国际社会综合施策予以应对。我愿分享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厚植和平根基，加大冲突预防和政治解决。妇女和女童是冲突动荡中最弱势的群体，是性暴力主要受害者。对她们最根本的保护是预防和解决冲突，消除性暴力滋生的土壤。安理会要用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工具箱”，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方面加大投入，在谈判、斡旋、调解等和平手段上多下功夫。联合国政治和维和特派团也要基于授权，在冲突早期预警、弱势群体保护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二是打击恐怖主义，消除恐怖和极端势力对妇女的侵害。近年来，恐怖团体绑架和贩卖人口并实施性暴力、性剥削的问题日益突出。在秘书长报告所列涉嫌实施性暴力的行为体中，不少是被安理会1267委员会列名的恐怖团体。国际社会要将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同打击恐怖主义紧密结合，坚持统一标准，合作打击一切恐怖极端势力，斩断伸向妇女和女童的魔掌。

三是放大“她力量”，积极支持妇女发展与赋权。冲突中性暴力同性别不平等、发展不充分等根源性问题、深层次矛盾密切相关。国际社会要在妇女赋权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下统筹应对冲突中性暴力问题，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和差别待遇，消除妇女面临的发展鸿沟，推动妇女事业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增效。要持续放大女性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动地位、参与水平、变革力量，积极支持妇女有效参与和平进程以及维和和建和工作。

四是坚持当事国主导，支持其追责努力。当事国在预防和打击冲突中性暴力、保护本国妇女儿童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在尊重当事国司法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在法治、安全、人道等领域提供有针对性帮助，助力当事国对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保护和帮扶，加强其司法机构能力建设，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纳迪娅·穆拉德女士是“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性暴力的幸存者，她的悲惨遭遇令人无比痛心，她的坚韧和勇气令人肃然起敬。过去7年多，她为像她一样的雅兹迪幸存者奔走呼吁，所求不过两个词——“追责”和“正义”。

在东亚地区也有一个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群体，她们一直都生活在噩梦般的记忆里，但至死都未能讨回公道。这个群体就是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强征的“慰安妇”。二战期间，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妇女和女童被日本军国主义强征为“慰安妇”，成为“地狱里的囚徒”。她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性暴力，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摧残。

然而令人悲愤的是，几十年来，日本国内始终有部分势力顽固坚持错误认知，试图否认和“洗白”侵略历史。就在上个月，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部分教材中，再次通过文字游戏模糊史实，试图淡化和逃避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罪责。我们严肃敦促日本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以负责任态度处理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还受害者、幸存者一个公道，给受侵略国家人民一个交代，不要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今天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发言者的人数本身就说明，联合国会员国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穆拉德女士具有震撼力的发言令我们动容。我们感谢她以及卡尔库特利女士和贝尔哈努女士。主席先生，我们再次感谢你和联合王国团队将这些重要的声音带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它们证明，我们多么需要在安全理事会听到民间社会的声音。

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历史沿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冲突中性暴力罪行没有被认定为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因此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受到起诉。令人欣慰

的是, 在过去三十年中, 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但肯定还不够, 因为基于性取向的暴行和与冲突有关的暴力在世界许多地方继续存在。施暴者出于完全病态的选择, 继续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的武器, 用其来惩罚平民、恐吓社区和拆散家庭。

妇女被强奸, 男子遭到酷刑折磨, 女童被剥削和贩卖, 被强奸的母亲生下的孩子最终被其社区排斥。许多战场上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这种情况： 从提格雷到叙利亚, 从缅甸和阿富汗到也门, 但不仅仅是这些国家, 这个名单要长得多。

不幸出现了新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看到战争阴影下的乌克兰出现了新的可怕画面, 听到了被俄罗斯侵略者强奸的妇女和女童的新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仅两天前,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在安理厅谈到乌克兰局势时说, “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强奸和性暴力事件”（见S/PV.9013）。这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严重警告。

《纽约时报》开展了一项论据非常扎实的调查——可以说是此类调查的一个出色范例——讲述了在布恰这片恐怖之地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发现的证据表明, 俄罗斯士兵不仅因为战败而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报复性杀人, 还犯下更多罪行： 一名妇女被关在地窖里充当性奴, 继而被冷血处决。乌克兰监察员谈到了一群妇女和女童遭受可怕性暴力的案件, 她们被关在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长达25天, 其中9人现已非自愿怀孕。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 犯罪者犯下这种卑劣罪行并且系统性地否认这些罪行, 他们是在二度杀害。

这是这场战争唯一所谓的高尚之处： 我们知道谎言是每一个独裁政权的支柱, 俄罗斯已将说谎作为其最主要的宣传策略。决不能对这些罪行置之不理。正在查明犯罪者, 必须将他们起诉和定罪。

冲突各方, 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 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过去, 性暴力常常被视为战争的副产品, 而现在它被视为战争罪和核心安全挑战。许多国际法律框架和安全理事会决议都宣布性暴力是非法的。因此, 我想重复一下帕滕特别代表的问题： 为什么从乌克兰到缅甸, 从阿富汗到南苏丹, 性暴力在冲突中仍然如此普遍? 为什么一些国家行为体仍然纵容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手段?

令人难以接受的悲惨现实是, 尽管作出了集体努力, 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惩罚。我们有法律,但法律没有得到适当运用。我们表达愤怒, 但最终几乎没有采取行动, 必须结束这种现象。

我们来自一个不久前曾发生过重大冲突和人类苦难的地区, 目睹了性暴力如何被用作针对平民的战争策略。性暴力是一种可鄙的战争武器, 是1998年至1999年科索沃冲突中广泛使用的羞辱工具。这一可怕的罪行给幸存者和社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尽管在科索沃发生的冲突中性犯罪从未被纳入秘书长关于性暴力的报告及其附件, 令人遗憾, 但我们赞扬联合国妇女署开展工作, 协助和培训科索沃当局调查、起诉和裁决冲突中性暴力案件, 并通过纳入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基于人权的办法来处理其遗留问题, 因为就像世界各地所有性暴力幸存者的声音必须得到倾听那样, 2万多名在科索沃冲突中遭到虐待的妇女和女童的声音也必须得到倾听。在这方面, 我们赞扬帕滕特别代表出版题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声音》的文集, 其中载有150个幸存者和服务提供者的震撼人心、令人心碎的故事。拜读她们的证词让人们明白了这种可怕犯罪的破坏力与非人性。正如艾哈迈德勋爵恰如其份指出的那样, 它伤害的不只是单一的个人或单个家庭, 甚至不是单一团体, 而是消极影响了整个家庭和社区, 侵蚀社会和政治稳定, 破坏经济进步。

要想最终结束这种普遍祸患, 我们就必须能够做得更多、更好, 也就是说, 要采取行动。

首先, 我们必须把预防作为优先事项, 我们在安理会制订和延长和平行动的任务授权时, 可纳入防止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由此做出贡献。部署妇女保护顾问已被证明可非常有效地确保实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的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和可靠。

其次，各位都同意，我们必须改进和加强问责；确保问责、结束对侵害行为和暴行的不予惩罚必须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我们大力支持联合国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工作，也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发起的《示范立法规定和指南》。

阿尔巴尼亚欢迎一些国家根据普遍管辖权在其国内法院采取步骤，鼓励各国为此采取一种更加协调一致的做法。我们将欣然遵守有关证据收集的穆拉德守则，因为只有证据才能带来问责，而问责则有助于愈合创伤。我们应在安理会把性暴力作为定向制裁的一项单独的指认标准，假如我们不能做得比这更好的话。

发出的信息应该是明确的：任何鼓吹、使用或者计划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手段的人都不会逃脱法网。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确保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组织就像今天这样，有效和安全地参与我们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工作的各个阶段，包括赔偿与和解。我们必须保护妇女活动人士，包括女性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平建设者以及直接从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工作的人，使其免遭任何形式的报复。

最后，只是花时间谴责这些犯罪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涵盖完整的一系列步骤：防止暴力、保护个人、惩治施暴者以及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补偿。法律框架只有得到落实才会有价值。否则，它只是一纸空文。

我们必须把乌克兰和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性暴力受害者近来的讲述作为紧急敲响的警钟：任何施暴者——无论是在乌克兰、也门、阿富汗、叙利亚、科索沃还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得逃脱惩罚。

弗林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举行今天的辩论会，特别是让我们听到来自民间社会的如此有力的声音。纳迪亚、马里亚娜·和Hilina为保护和宣传性暴力幸存者做出了宝贵的工作。我感谢她们的勇气，正如纳迪亚所说，我们有必要在此借鉴这种勇气。

我还想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滕女士及其团队的工作。她不懈努力记录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工作至关重要。

秘书长的报告（S/2022/272）说的一清二楚。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猖獗泛滥，并且不受惩罚，正在侵害生命与社区。它继续被骇人听闻地作为战争、酷刑和恐怖主义的非法武器。由于有罪不罚之风盛行并成为常态，施暴者无需害怕其行为的后果。

我们对性暴力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让女性、特别是女性人权维护者和发表政治言论者噤声深表关切。来自阿富汗和缅甸的可怕报告就冷酷地证明了这一点。

限制民间社会的空间、加上厌恶女性的威胁与暴力，这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根本是危险的。妇女不能自由参与公共生活的任何情况下，不仅她们被剥夺自己的权利，而且社会也无法充分发挥潜力，实现可持续的和平。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认为预防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一次又一次未能防止性暴力升级，保护幸存者。联合国-埃塞俄比亚联合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记录的埃塞俄比亚惊人的例子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正如我们刚才从Hilina那里听到的那样，这些只是埃塞俄比亚冲突中普遍和系统使用性暴力的一个样例。这场冲突中的各方均被控犯有性暴力恶行。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明年的此时，我们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类似证词，我们已经看到足够多的可信报告，使我们相信普遍性暴力已经在那里发生。

如何预防的路线图是清楚的。已有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包括多项安理会决议，它们禁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可追究施暴者的责任；防止未来的侵害行为；以及重要的是，确保为幸存者伸张正义。真正的缺口在于执行。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安理会的决议对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意味着什么？

冲突各方必须首先顾及这样的事实，即：性暴力

和性别暴力可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施暴者必须被追究责任。国内、地区以及国际法院在这方面均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对本巴和翁古文的定罪表明，性暴力将不再被作为附带犯罪。但是，正如秘书长已强调的那样，安理会移交国际刑院的局势太少，包括那些据报普遍存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局势。

在叙利亚，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和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填补安理会不作为留下的问责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收集和保存证据对于确保问责举足轻重，使性暴力犯罪得在在国内定罪。我们最近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德国科布伦茨审案过程中看到了这一点，其他人也提到该案。

我们还需确保把防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纳入安理会商定的所有任务授权的业务规定。正如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建议的那样，我们应当把妇女保护顾问纳入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预算，特别是在过渡进程中。

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作为采取定向制裁的依据是供安理会处置的另一个重要——但利用不足的——工具。在伸张正义的同时，我们需要对所有人、包括男性和男孩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群体优先采取以幸存者为核心的做法。获取对性别和年龄具有敏感意识的服务、包括性健康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心理社会支助至关重要。

导致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加剧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是，根本原因是不平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是最可怕的滥用强势。它是一种可耻的祸害，我们只有做正确的事，接纳性别平等，才能消除这种祸害。

安理会已无数次承诺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现在让我们落实这些承诺。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各位通报者非常感人的通报。我重申，我们完全支持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的授权任务。我也赞扬纳迪亚·穆拉德女士的杰出承诺，并通过她再次感谢所有在实地努力工作、打击性暴力祸患的人。

鉴于乌克兰局势继续恶化，我们震惊地听到有关强奸和性暴力的指称。越来越多的证词令人恐惧，必须毫不拖延地进行公正和独立调查。这些罪行绝不能不受惩罚。

法国最强烈地谴责将性暴力用作战争、酷刑或恐怖的方法或手段，无论这些行为发生在何处。我在此特别是指在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以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性暴力案件。我们谴责任何加剧暴力的性别歧视、厌恶女性或恐同言论。

为了防止性暴力并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法国基于三个轴心开展行动。

首先，法国致力于支持和帮助受害者和幸存者。我们赞扬穆拉德女士和穆奎格医生在这方面的工作。法国对于向全球冲突性暴力幸存者基金捐款620万欧元并成为其董事会成员感到自豪。

我们支持在实地，特别是在伊拉克、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实施试点项目。在尼日利亚，我们有一个试点项目，将支持被“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孩重返学校或接受培训。此类各种举措有赖于当地合作伙伴作出医疗和经济补偿，恢复其身心健康。

尽管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进展，但有罪不罚现象持续存在，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我们还谴责就此问题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遭受的报复。我们知道，规范性框架还是比较强有力的，但必须要加以落实，而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够。秘书长报告的附件（见S/2022/272，附件）仍列有49个缔约方，其中大多数已上榜多年。

法国法院正在采取行动。比如，法国已与瑞典组建了一个小组，来调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对雅兹

迪人犯下的罪行。我们还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同时，安全理事会还必须使用其掌握的所有工具，特别是制裁，这种威慑措施迄今为止尚未充分使用。

最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开展宣传工作并加强我们的承诺。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世代平等论坛上发起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和人道主义行动契约》。在本国，我们还通过了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第三个行动计划。在欧洲，这是5月份就妇女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开会的目的所在。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重申和加强其在该领域的承诺。我们还必须与联合国一道，提高对各方义务以及受害者权利的认识。我们为民间社会提供政治和资金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民间的宣传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请放心，打击性暴力仍将是法国在安理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法国将确保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决议，并为实地团队提供充足和必要的资源。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召开本次及时和必要的辩论。我还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诺贝尔奖得主纳迪亚·穆拉德女士；以及马里亚娜·卡尔库特利女士和希利娜·贝哈努女士的通报。她们的证词促使我们反思，但最重要的是承诺采取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S/2022/272）描述了——坦率地说——毁灭性的复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冲突中性暴力现象继续发生而且不受惩罚。性虐待和强奸经常被用作战争武器，却不为人知。施害者往往是惯犯，完全不受惩罚，而其受害者仍然被边缘化，陷入遭到荒谬的质问和面对刑事司法制度的繁琐程序的困境，而这些程序并非是为了服务于他们，也不是为了理解他们，就像我们听说的叙利亚和也门的情况。

墨西哥明确谴责所有此类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与其他国家一起表示，我们不应再忍受。在联合国，我们需要更加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拿出更强的集体决心，处理不可接受的罪行。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团体继续将性暴力用作控制自然资源的策略。在埃塞俄比亚，几乎所有冲突各方都参与了暴行，包括轮奸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在阿富汗、缅甸和苏丹，和平示威的政治活动人士遭受了性暴力。

尽管存在规范性框架，但有罪不罚仍然是常态，幸存者诉诸司法只是例外。诚然，不能孤立于性别不平等或歧视等因素来理解冲突中性暴力的根本原因，但是解释这些问题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墨西哥与爱尔兰共同主持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去年年底就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部署在各个特派团的妇女保护顾问参加了会议。该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提出了我们认为非常有用的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建议。我们会很快再次开会，使我们的行动具有必要的连续性。

我们必须寻找办法来帮助我们找到更务实、更有针对性的替代做法和更简化的程序。我们必须相信受害者的话，并考虑由受过适当培训的人员组成专门法庭。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加快司法程序，而不是零敲碎打。

墨西哥支持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制定了以下措施，这些措施与我们今天上午从通报人那里听到的内容显然是一致的。

首先，必须加强追责机制，使司法系统拥有受过培训、可从性别平等角度调查犯罪的警察和专家。

其次，必须通过有效的投诉机制、功能性损害赔偿措施和全面的赔偿程序，确保性暴力幸存者能够诉诸司法。

第三，国家当局不能或不愿起诉的所有案件都必须提交国际机构，这当然包括国际刑事法院。

第四，我们必须为幸存者采取有针对性的全面措施，这些措施由幸存者设计，满足他们的优先事项和需求，包括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心理健

康支持。

第五, 我们必须满足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的男性和男孩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的需求。

第六, 我们必须承认女性民间社会领袖、和平建设者和人权维护者是预防和应对性暴力的战略盟友, 确保她们的参与得到适当保护。

第七, 我们必须在和平行动以及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办公室中任命更多的妇女保护顾问。

最后, 防止性暴力始于确保妇女充分和有实质性地参与其社区的公共和政治生活。做不到这一点, 就很难确保公正、包容的社会和可持续的和平进程, 如果没有它们, 就很难结束我们在安理会一再讨论的冲突中性暴力的循环。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们感谢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帕滕女士编写了2021年报告(S/2022/272)。我们还要感谢特邀通报人。

我们坚信, 预防和消除暴力工作必须是有系统和全面的, 把这一祸害已确定的原因和根源考虑进去。集中力量打击各种形式性暴力必须产生长期的可持续的结果。在武装冲突局势中, 妇女和儿童仍然是最脆弱的平民。

我们认为, 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各个阶段预防和打击性暴力首先是各国政府的责任。联合国实体和民间社会采取的措施应该只是对各国努力的补充。

秘书长报告中提供的关于非洲、哥伦比亚和叙利亚冲突地区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令我们感到不安。在美国占领当局控制的叙利亚霍尔营地和鲁克班营地中, 数千人遭受暴力、剥削和虐待。他们被抛到一旁、被边缘化, 一贫如洗。卖淫、盗窃、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贩卖人口以及不平等的婚姻在难民营中非常普遍。

今天, 我们再次听到对作为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一部分履行职责的俄罗斯军事人员的未经证实、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坚决反对这些侮辱性的、毫无根据的影射。我们认为这是乌克兰及其西方主子对俄罗斯联邦发动的无原则信息战的一部分。俄罗斯实地部队的行动——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战场之外——都遵守严格的、没有任何改变的规则, 无论他们的军衔或职位如何。

针对俄罗斯军事人员的抹黑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掩盖乌克兰激进分子实施性暴力的实际案件, 他们自2014年以来一直对顿巴斯居民实施性暴力。多年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乌克兰特别监察团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持续公布多份报告, 其中包括了令人震惊的案例, 如对被指控与顿涅茨克和卢汉斯克当局合作的男女进行殴打、电击生殖器、威胁实施强奸和强迫他们裸露身体等等。被关押者得不到医疗援助, 受到死亡威胁以及对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性威胁。

因此, 毫不奇怪的是, 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政府控制领土上的性暴力案件急剧上升。我们深信, 这种罪行必须受到强烈谴责, 并应受到严厉惩罚, 而与此相反, 它们在西方经常遭到沉默对待。

今天, 乌克兰纳粹营和所谓的领土防卫部队的行动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所用战术的翻版, 包括利用平民作为人盾, 以及在住宅楼、学校、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中放置武器。与此同时, 谋杀和羞辱被怀疑对政权不忠的乌克兰公民的疯狂举动正在急剧增加。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3月7日,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科穆纳尔煤矿附近, 前来该地区排雷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士兵发现了一个坟墓, 里面有4名妇女的尸体。法医检查表明她们死前曾遭受酷刑和强奸。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孕妇。“艾达”纳粹营就驻扎在这个地区。

3月28日, 亚述营纳粹分子进入马里乌波尔第18号学校, 将一名女孩折磨致死。她的身体残缺不全, 手臂被切断, 腹部有一个纳粹标记, 每个看到的人都感

到震惊。我们在4月11日的会议上在这个会议厅中提到了这一悲剧。

3月21日，民粹分子虐待逃到乌克兰西部的罗姆族妇女，先是指控这些妇女洗劫，然后剥光她们的衣服，将她们的身体涂成绿色，并将她们绑在灯柱上。

4月3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甫洛格勒市中心，领土防卫部队的代表剥光一名当地妇女的衣服，将她绑在一根柱子上。亲眼目睹这一事件的警察没有干预。

然而，昨天，忧心忡忡的乌克兰公民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警察公开用棍子殴打一名被绑在柱子上的女子，在此之前先是剥光她的衣服羞辱她。

这些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获知的事实，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这种令人发指的强迫人公开裸体、实施暴力和惩罚的做法是中世纪欧洲的特征，不幸的是，它们现在在乌克兰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由于乌克兰冲突，欧洲国家剥削乌克兰难民的行当越发猖獗。现有资料显示，欧洲联盟各专门机构评估认为，乌克兰难民遭到贩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因为近年来乌克兰已成为欧洲贩运人口和性剥削受害者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之一。凡认为这种局面会在一夜之间骤然改变，都是天真的想法。

我们敦促各位同事切莫忽视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也不要无视我提到乌克兰军方实施性犯罪的证据。

阿杰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这使安全理事会有机会继续介入，处理一个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还要表示，我们赞赏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和其他通报者提请我们注意性暴力仍令人关切的特定冲突局势、以及采取行动落实所作承诺的必要性。

加纳欢迎本次公开辩论会强调追责即预防冲突中性暴力的机制，因为这正确地引导我们共同思考一个基本真相。当一人对另一人实施性侵犯时，受害者会遭受持久、不可磨灭和改变一生的创伤，唯有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并将其绳之以法，才能消除这种创伤。追究责任是阻遏未来暴力的必要之举。不追究责任，就无法为受害者伸冤，社会也愈加难以杜绝与性暴力相关的有罪不罚文化。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一再提醒我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包括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强迫绝育、逼婚等行为，以及对妇女、男子、女童或男童实施的严重程度类似且与冲突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许多其他形式性暴力。

这份冗长的性暴力行为清单不仅描绘一幅可怕图景，说明在冲突中实施的行径残暴至极，而且也表明，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具有多面性、多样性和广泛性。

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若要成功地确保全球准则，包括安理会决议，如第2467（2019）号决议、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其他联合国和国际准则得以落实，就必须升格讨论，突破将对性暴力概念的理解局限于强奸的普遍看法，以便广为认识性暴力威胁的广度和严重性。

但凡性暴力被用作报复手段或战争武器，追责之路就往往充满巨大挑战。在许多情形下，幸存者无法获得所需帮助，原因是他们遇到系统性或体制障碍、惧怕报复和背负污名，而且还存在各种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等。在糟糕透顶的情形下，根本无法获得帮助。

在安理会处理的几乎所有冲突局势中，都报告有不同程度的性暴力。因此，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仍有责任确保倡导预防、追责和正义的现行决议转化为在实地产生作用的行动。

在为今天的辩论会提出具体建议时，加纳愿着重谈及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重申支持安理会确保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作为对犯罪行为体进行定向制裁的依据，并确

保制裁委员会具备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的必要专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定期向各委员会通报情况，将有助于保持它们的专注力，也有助于审查实施此类制裁的进展情况以及现有的挑战。

另外也要鼓励会员国积极确保制定和实施国内立法，使检察官能够调查和起诉冲突环境中的性暴力行为，以纠正受害者蒙受的冤屈。

其次，加纳赞扬安理会承诺部署妇女保护顾问，作为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的成员，负责监测、分析和报告就实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作出的安排；同时，我们认为，为此及时提供适足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将确保安理会从实地获得愈加频繁、可靠和准确的信息，以便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第三，为了增强幸存者的权能，联合国和会员国各组织，包括民间社会团体，应展现出决心，招募幸存者参与关于性暴力问题的决策进程和宣导机制，以便对政策、法律进程和执行工作产生切实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宣布任命一名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全球倡导者。这种形式的赋权增能有助于幸存者重新树立掌控感和能动性，并认识到自身在应对挑战方面的优势和能力。

最后，必须重申，冲突对民众的影响不可估量。每当发生冲突时，无辜平民往往面临难以言表的身心、环境和经济伤害，复原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在这种已然恶劣的乱局中实施性暴力，受害者会经历我们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想象的痛苦。

为此，无所作为和麻木不仁应该被视为安理会的真正敌人。我们在努力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时，有责任向世界各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潜在受害者和幸存者确保，我们的行动最终促成消除性压迫和追究性暴力行为的责任。

恩格耶马·恩东夫人（加蓬）（*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讨论以追责预防和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的问题。

我感谢所有通报者，特别是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和纳迪亚·穆拉德女士所作非常翔实的通报。

在发生诸多空前安全、人道主义、经济、政治和卫生危机的全球形势下，今天的议题要求我们审议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命运，他们在冲突和冲突后不稳定局势中付出了极大代价。

得到大量规范性工具支持的第1820（2008）号决议获得通过，进一步加强了第1325（2000）号决议的影响，特别是在必须制止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方面。这些决议是认识性暴力本身是个安全问题的转折点。显然，大量冲突和多层面危机正在加剧这一可怕现象，而妇女是其主要受害者。

在这方面，关于本议题的最新报告（S/2022/272）特别强调妇女和平建设者和人权卫士的情况，在不稳定和冲突局势中，她们往往遭受性凌虐、骚扰和各种形式的恐吓，其目的是不让她们参与公共生活。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携手努力，一劳永逸地制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循环。

在阿里·邦戈·翁丁巴总统领导下，我国决心把妇女和青年的福祉摆在发展政策的核心位置。我们认识到妇女在建立安全、稳定和持久和平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因此，加蓬仍然坚定呼吁追究性暴力实施者的责任，并仍然坚定致力于确保妇女的融入和参与并建设她们的韧性。

实际上，妇女持续致力于并切实参与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进程以及冲突后恢复和建设和平进程，将使我们不仅能够实现持久和平，而且能够确保关于过渡期正义进程的决定更加公平，更能应对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更符合受害者的期望，同时顾及重要的背景因素。

我们仍然坚信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协助幸存者诉诸司法和追责机制，以全面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协助获得补偿也至关重要，这是恢复有关人员尊严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要倡导采取适合实地情况的整体预防办法。为此，应利用现有的手段和机

制, 例如建设国家机构能力、进行安全部门改革和提高民众认识。

我国呼吁继续努力援助民众, 并确保全面、包容地执行第1325 (2000) 号决议及其相关决议, 包括第1820 (2008) 号和第2467 (2019) 号决议。我们还呼吁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 特别是在协调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努力方面。这不仅有助于寻求冲突及其不利影响的适当持久解决办法, 而且有助于确保更广泛地考虑联合国和平特派团任务授权中的性别层面, 特别是在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

同样, 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网络所作的努力, 该网络整合21个联合国实体的工作来防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满足幸存者的需求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安理会现在应发出一致呼吁, 确保性暴力受害者有机会诉诸国际司法。这将恢复受害者的希望、尊严和基本权利。剥夺受害者讨回公道的机会是阻碍受害者复原的因素。

我们坚信, 为更好地预防和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我们在工作中必须脚踏实地, 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 注重保护幸存者并建设其复原力。通过治愈战争和武装冲突造成的无形创伤, 并向受害者提供其所需的精神健康支助和心理社会支助, 我们可以坚定地朝着为今世后代建设和平世界的共同目标前进。

基马尼先生 (肯尼亚) (*以英语发言*): 艾哈迈德勋爵早些时候主持本次辩论会特别合适, 因为他是英国首相预防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我们感谢英国代表团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辩论会。

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女士和其他通报者发表的见解。我感谢纳迪亚·穆拉德女士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通过其工作为雅兹迪人民、妇女和全人类服务。

肯尼亚强烈谴责性别暴力及其各种表现。在叙利亚、乌克兰、埃塞俄比亚的残暴、不人道的冲突和其他地方的战争中, 都发生了这种暴力。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罪行, 它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各种战争罪行打开了大门。战争, 即便当它声称情况相反时, 特别是当它旷日持久时, 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秩序和道德良知的崩溃。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预防和制止战争。我们必须摆脱有限战争或精确制导战争的幻想, 因为在过去20年里, 这种幻想已经显示出严重的局限性。我们必须把调解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愿景创新和魄力, 以制止目前的战争。

我感谢希利娜·贝哈努向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加蓬、加纳和肯尼亚——以及非洲联盟说的话和提出的建议。我们听到并感受到埃塞俄比亚人民的痛苦, 尤其是提格雷人民的痛苦。我们敦促给予充分合作, 对调解持开放态度, 以便能够给予充分的人道主义准入, 实行停火, 最终伸张正义, 实现和平。

过去一年, 当埃塞俄比亚发生兄弟兵戈相向的情况时, 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国寻求同埃塞俄比亚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提出了强有力的建议。我们支持该国的民主愿望。我们敦促给予人道主义准入, 并推动安理会支持非洲联盟和区域调解。在本会议厅, 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国曾敦促停火, 同时指出镇压本国同胞不会取得持久胜利。我知道, 这仍然是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国的立场。作为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邻居和兄弟姐妹, 我们敦促埃塞俄比亚人民相互包容, 超越他们给彼此造成的巨大痛苦, 追求和平——我们都祈祷并希望他们实现和平。

我们在此寻求履行承诺和执行现有框架。作为一个国家, 肯尼亚颁布了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来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我们将支持在本会议厅内外作出努力, 继续打击这种暴力。

我们今天要重点谈谈恐怖组织实施的性暴力。秘书长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 (S/2022/272) 再次强调, 性暴力仍然是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一种策略。我们感到关切的是, 旨在确保追究恐怖分子所实施性

暴力责任的努力太少。

安全理事会应当下大力气将责任人，包括其指挥链，列入名单。它还应当促请把性暴力案件放在恐怖主义框架下进行起诉。这应当包括马里亚娜·卡尔库特利女士就监狱中性暴力问题提出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步骤，把监狱管理人员及其指挥链列入名单并加以制裁，如果他们的设施参与了针对囚犯的有计划、系统性的性暴力的话。

我愿提出三个行动方面，希望这些方面将为实际执行提供更多机会。第一，关于会员国的责任，各国必须加大力度起诉性别暴力并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阻碍报告和追责的污名化、歧视性法律和其他文化壁垒。

国家安全部门做到性别平等和包容各方，并为此进行必要的改革，应能加强这种努力。追责和预防要求就地查找差距，运用社区基础设施开展提高社会认识和增强社会敏感性的方案，并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诉诸司法的机制以及医疗护理和心理关怀。

第二，关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我们指出，目前的报告强调，安理会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一系列决议帮助提高了这种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廉价、最古老的战争武器的成本。我们认为，标准应该更高。迫切需要从作出承诺迈向遵守承诺，从通过决议迈向取得成果。除了列名以及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作为单独的列名标准纳入相关制裁制度之外，安全理事会还应采取具体步骤和威慑措施来提高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代价。

加强整合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议程并加大相关投资力度，也将有助于提高此类暴行的代价。例如，第2242（2015）号决议确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是某些恐怖团体，包括基地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青年党和博科圣地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该决议的执行工作应与其他涉及反恐的决议，包括第2354（2017）、2178（2014）和2331（2016）号决议挂钩。

第三，关于跨境合作，日益加剧的军事化、政变和具有跨国性质的冲突等因素相互交织，要求我们加强协调行动，特别是在这种情况导致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增加，有可能加剧冲突中性暴力和人口贩运的时候。

我们呼吁边境安全人员、预警机制、国家和区域妇女保护顾问以及人道主义行为体进行更有效的跨境协调，根据涉及跨境动态的第2467（2019）号决议，最大限度地弥合预防和报告方面的缺口。

鉴于跨境和区域协调的重要性，肯尼亚支持采取战略，根据第2594（2021）号决议，推进执行任务并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职位纳入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年度预算，特别是在过渡进程中。

在这方面，肯尼亚期待帕滕特别代表在6月份发布她的报告。我们也期待国际社会通过《穆拉德守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发言。

拉米雷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特别感谢帕滕特别代表就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22/272）所作的令人信服的全面通报。我也特别欢迎纳迪娅·穆拉德女士的通报，我们真的都非常钦佩她的领导力、她的工作和她团结人民的能力，也就是号召力。我也热烈感谢马里亚娜·卡尔库特利女士的通报以及其他人所作的通报和发言。

我想说，并非只有冲突中性暴力的受害者才感到有道德义务大声谴责这种残暴的罪行，各国和多边体系应当为此拿出最强大的机构能力，以充分确保预防以及惩罚这种罪行，确保不可能有罪不罚。

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平等适用于恐怖团体、贩毒者和罪犯，以及国家间冲突。国际社会发出的这一信息必须令人信服。没有人可以声称有权将任何人的身体用作向对手展示优越性的战争游戏的棋盘或战场。妇女的身体不是战争游戏的棋盘，多边体系必须在这方面做到绝对明确。

我自己作为哥伦比亚副总统，想在伊万·杜克·马克斯总统的领导下——他昨天也在此与会（见S/PV.9015）——讨论这个议程项目，确保我国在预防和关注妇女以真正实现性别平等的所有方面作出表率。还有人相当明确地指出，冲突中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的根源往往正是性别不平等。

许多国家贫困的根源也是性别不平等。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实现的目标是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条件，让她们充分参与生活，使她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作贡献。

因此，在哥伦比亚，我们高度重视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这是我国性别政策的一部分，我自担任副总统以来一直在领导这项政策，因为经济独立的妇女不那么容易遭受任何形式的暴力。

我们也知道，当前整个世界因为疫情而经历的情况以及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向我们表明，全世界在攻克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将会付诸东流。贫困方面的这种倒退意味着妇女必须在经济中发挥更大而不是更小的作用。如果50%的人口，即世界各地的妇女，在国家的支持下作为企业家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女商人并拥有自己的公司，整个世界都将受益于这种创造大量财富并有助于创造就业的人力资本。

我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我们大家都面临特殊困难的时刻，妇女的事业不应该仅仅由妇女来捍卫，而是应该由全人类和每个国家来捍卫。

因此，我们真的非常高兴地欢迎普拉米拉·帕滕女士向我们介绍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我认为，此刻我们必须要有创造性。我也欢迎墨西哥代表提出的非常明确的补充建议。特别是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们认为，防止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性暴力和冲突相关暴力的最佳方式，恰恰是给予她们更大的经济独立性，使她们能够积极参与。必须倾听她们的声音，就像纳迪娅·穆拉德和今天发言的其他所有妇女发出的呼吁。我们必须在多边体系内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支持妇女。

我们哥伦比亚人坚信，在国家司法系统不起作用的地方，国际司法必须进行干预，处理冲突中以及冲突局势外的性暴力，因为我们经常陷入有关是不是武装冲突局势的讨论之中。这有什么关系？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实施虐待女性身体的性暴力。我们看到有国内冲突，其中一些是宗教性质的；其他的是族裔冲突。有国家间冲突和与贩毒有关的冲突。事实上，它们都有着冲突中性暴力这一共同因素。

因此，我们明确支持这样的想法，即在国家司法系统不起作用的地方，在没有政治意愿让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要适用国际司法。

我们还认为，上述内容应该得到其他建议的补充。我们深信，联合国多边系统所有不同实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发展基金、妇女署——都必须共同努力实现同样的目标，即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和其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尤其是防止对这些暴力案件的有罪不罚现象。因此，我们认为，除了国际司法事务之外，安全理事会还必须提出建议，例如，多边银行不要向对其公民、特别是妇女实施暴力的政权提供资源。

哥伦比亚提议，妇女署除其他外，还应创建一个妇女经济自主指数。我们有必要评估每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具体行动。正如伊万·杜克·马克斯总统昨天向安理会明确说明的那样（见S/PV.9015），根据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哥伦比亚寻求通过51项明确的可跟踪指标来执行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最终和平协议》，其中60%已经得到充分执行，其目标已经实现。在大约37%的受害者为妇女的案例中，为妇女的生产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妇女也是对若干公顷土地正式裁决的受益者，她们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开展生产项目。

哥伦比亚同其他国家一样，深受毒品贩运之苦，这方面显然没有固定的参考数字，我国已有33827人登记为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其中30546人、亦即90%是妇女，这令人遗憾地再次表明，在这种犯罪行为中，妇女往往首当其冲。很大一部分赔偿是通过经济措

施进行的，但我们也在心理方面为妇女提供了足够的帮助。

司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建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性暴力的检察官机构，这些检察官受过专门培训，能够处理性别暴力问题，处理所有证据，而不会使妇女或者遭受这种暴力的人——我们也知道，不幸的是，男子也可能受害——再次受害。

哥伦比亚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伊万·杜克·马克斯总统首次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会议，与会者包括陆军司令、国家警察总监、总检察长和公设辩护人，会议分析了安全问题以及对妇女的性暴力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一个机制，哥伦比亚70%的市镇都在使用这一机制，安全部队的代表和检察官就相关案件和投诉开展了合作，确保针对妇女的性暴力不会不受处罚。

因此，秘书长的建议在哥伦比亚受到欢迎，而且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国主动实现了其中许多基本目标。但是，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强化这些建议，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即如果有些国家未能制定强有力的议程，从而保障两性平等和结束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特别是冲突中暴力行为，不能让它们得到好处。

妇女参与公共安全和执法事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促进妇女作为高级军官和士兵更广泛地参与这方面的事务。从今天上午的通报中听到，有时候女兵自己施行这种暴力，这令人深感不安，因为在冲突期间，男子任意对他人实施任何类别的性暴力，都令人感到羞耻。

秘书长的报告提到了18个国家。恐怕还有更多国家没有被列入报告，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群体利用性暴力来控制另一个群体，削弱其行动能力，或者击溃人口中某些群体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因此，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对此非常感激。哥伦比亚将全力配合解决这些问题的所有努力。我们一直在拟定我们自己的倡议，以期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带来正义，到妇女生活的地方去伸张正义，而不是等到妇女能够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寻求正义的那一天。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这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我要强调，哥伦比亚致力于在这些问题上作出不懈努力，不仅是为了执行与我国冲突有关的《最终和平协议》，而且也是因为就这个问题发出的呼声永远不应被压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拉米雷斯女士阁下的发言。

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

我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哈穆德先生（约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就联合王国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感谢你及时召开本次会议，讨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

我要感谢通报者为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这一事业作出宝贵贡献，并感谢他们在今天的辩论会发言。

2019冠状病毒疾病加剧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行为，在冲突局势中尤其是如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是经常被用来针对平民的手段，这种行为造成长期的创伤和羞辱，破坏家庭，摧毁社会结构，引发流离失所现象，并助长武装行为体的活动。多年来，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并与时俱进，以期适应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等新出现的挑战。

从战略层面到行动层面，文职、军事和警察部门采取协调和全面的办法，对于维持和平特派团在执行任务时有效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都至关重要。培训、将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政策纳入主流、加强、监测和报告机制以及宣传和提高认识，是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任何成功战略的关键要素。

约旦是200万难民的收容国，我国本已稀缺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我们制定了应对计划，开展了许多外联活动，目的是提高认识，特别是提高年轻人的认识，以改变社会规范和促进两性平等，而且特别侧重于防止童婚以及结束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此外，约旦青年和平与安全2250全国联盟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组织了一次在线互动会议，动员年轻人以及青年组织和网络的代表讨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并讨论性暴力对年轻人及其社区生活的影响，以及打击这一现象的有效工具。

促进性别平等的安全部门改革，对于落实我国消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这一使命仍然至关重要。作为约旦国家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安全部门纳入促进两性平等的培训。

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国际和国内现行打击性暴力机制得到支持，并为之提供所需资源，以支助幸存者并防止未来的悲剧。

暴力施害者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国家应当协调其立法，按照国内法律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定为刑事犯罪，并消除妨碍起诉这些罪行的一切程序障碍，包括各种形式的豁免权，例如属事豁免权。绝不能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视为冲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有效落实刑事问责和国际责任对犯罪有着重要的震慑作用。

我们在努力减少和预防性暴力时，应当重点关注幸存者的福祉。确保所有性暴力幸存者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平等获得医疗保健和心理支助是这项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就应当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冲突中的性暴力。我们再次有机会调整我们的工作节奏，以结束世界各地的冲突并为后代子孙重建得更好，使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马耳他代表发言。

盖特女士（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联合王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也感谢今天的通报人以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深刻见解来充实讨论内容。

马耳他赞同即将以欧洲联盟，妇女、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核心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谨以本国名义补充几点意见。

性暴力和强奸是可怕的战争武器，旨在羞辱无助的平民并败坏其名声。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我们必须尽力防止这些犯罪，加倍努力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并确保我们支助幸存者。我们必须反对以下观念：即性暴力和强奸是战争带来的不幸却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们并非如此。它们是战争罪行。它们违反国际法，必须得到相应的处理。

在乌克兰，关于强奸事件的报道继续增加。有若干妇女和女童诉说了她们在俄罗斯士兵手中遭受性暴力和虐待。我赞扬很多妇女勇敢地讲出她们遭遇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我们正在听取的口述、特别是幸存者的口述骇人听闻。面对这样的暴行，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也不能忘记世界上其他地方——叙利亚、也门、南苏丹、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伊拉克、埃塞俄比亚、缅甸、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的事。马耳他感到关切的是，儿童，特别是女童，在学校里和上学路上容易遭受性暴力。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制止和预防针对儿童的性暴力。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对妇女、女童、男子、男童和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以及性特征的人而言，同样造成创伤，但有细微差别。司法和追究责任必须成为我们的应对措施的关键环节，因此需要提高认识，以促进追究责任。我们的努力必须以幸存者为中心。他们必须获得资源，以抗击他们面临的多种形式、相互交织的歧视，同时，必须确保提供一种更注重性别视角的心理和医疗支助。帕滕特别代表再次指出幸存者面临的恐惧和污名。马耳他全面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授权任务，并赞扬她的办公室所做的重要工作。

如第1325（2000）号决议所述，同样重要的是各

种不同的妇女和女孩在各级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权并发挥领导作用。应当为所有幸存者提供机会，以获得涵盖医疗、心理、法律和社会经济需求的全面照料，这是增进妇女权能的具体途径，以便于她们能够提出权利要求，并在她们本国和全球促成变革。

那些违反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人不能不受惩罚。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制订和巩固一种对性别问题有敏锐反应的法律框架和判例，从而为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做出贡献。应当进一步提高政府、司法机构、警察、军队和民间社会的能力，以收集证据并加紧起诉。上对军警人员、维和人员、基层组织和人权维护者进行性暴力问题培训仍然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全面做法来进行拯救和保护，但是我们也希望受害者获得了有助于康复的充分支助后，变成拥有权能的幸存者和推动其社区内变革的力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雷伊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64个会员国发言。

我们小组深感关切的是，在世界各地很多冲突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持续、广泛使用性暴力而不受惩罚。这类冲突的清单很长，若干发言者和秘书长的报告（S/2022/272）均已提及。我认为我们必须将它们全部铭记在心。

我赞扬马耳他同事对乌克兰局势所作的评论。我们必须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已经谈到可能发生的战争罪行、违法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之举。我们强烈支持秘书长呼吁立即独立调查所有卷入冲突的人的行为。

我们呼吁冲突局势中的各方按照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必须通过国家司法，或者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司法来追究这类令人发指的行为责任人的责任。

遗憾的是，对很多受害者和幸存者而言，诉诸司法、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机会不存在，或者姗姗来迟，令人痛心。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加强法治，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小组大力鼓励安全理事会将性暴力作为指认标准纳入联合国制裁制度，并加以适用。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扫清所有妨碍幸存者安全举报性暴力和获得基本服务、包括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受害人权益、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助以及法律服务的结构性及制度性障碍。我们还重申，必须确保人人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正如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和《北京行动纲要》中一致同意的那样。我们呼吁各方确保民间社会、包括女性和平建设者和妇女人权维护者都拥有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以便开展其重要工作而不遭受恐吓、暴力和报复。

会员国必须投入资源，以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根源问题。我们认为，预防始于承诺，首先承诺性别平等，增强不同处境和条件下的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保护和促进人权，以及让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各级决策并发挥领导作用。我们鼓励安理会确保国别任务强调通过派遣妇女保护顾问来防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并加强预警系统。

最后，关键是我们各项努力继续以幸存者为中心。我们必须认识到，幸存者有不同需求，可能面临多种形式、相互交织的歧视。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确保他们得到有尊严的对待，确保他们能够获得诉诸司法的机会，并且能够安全、充分、切实参与各级决策。

（*以法语发言*）

请允许我也代表加拿大作简短发言。

我们确信，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在法院缺乏管辖权的情况下，我们将继续探索替代方式来确保追究这些罪责。

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群体在内的所有幸存者的经历提醒我们，必须做一件简单的事——倾听。我们的工作是支持他们重建生活，

恢复他们的尊严，并寻求伸张正义。

（以英语发言）

我曾有机会担任我国总理派往缅甸和孟加拉国的特使。在近1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女孩——遭强行驱逐后的三、四周，我前往科克斯巴扎尔的难民营。我有机会与许多曾遭受性暴力的受害妇女交谈。性暴力关乎的不是性，它关乎权力、暴力和滥用父权。

我听到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的遭遇，幸运的是，受害者能够将这些遭遇告诉许多人，这些人收集到了证据、正在收集证据，并且正在出示证据。可悲的是，这种经历将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重复。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来制止这种可怕的暴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本次会议的发言者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下午3时复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